

晋 察 冀 边 区

# 光 明 小 学 校 史



1947—1987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创立

## 目 录

前言	1
序言	嵇秀悦 3
建校回忆	桑丰云 6
创建介绍	9
题词(刘皓峰 高淑惠 桑丰云 李寿春)	
光明小学校歌	王莘曲 陈君平填词
校址平面示意图	
行军路线示意图	
教师情况介绍	17
学生情况介绍	19
学习、生活情况介绍	22
学生的文体活动介绍	25
在敌机轰炸中坚持学习	28
关于“土改”的回忆	30
编月大事记	34
教职工名单	47
学生名单(部分)	48
光明小学儿歌	50
赞槐树庄村民协助建校歌	51
(附录)部分常唱歌曲及演出剧目唱词节录	52
1、歌颂办校歌曲	
2、歌唱陈校长筹做棉衣歌	
3、歌颂“土改”及诉苦歌曲词	
4、土改小歌剧“翻身谣”选词	

- 5、革命歌曲词选
- 6、抗日战争时期歌曲选词
- 7、表现参军热潮小歌剧选词
- 8、慰问前线歌曲选词
- 9、歌唱“大反攻”歌曲选词
- 10、表现大生产运动歌曲选词
- 11、歌颂共产党歌曲选词

### 选登回忆文章

1、从槐树庄到北京城 .....	高连仲 .....	61
2、我们的科技尝试活动 .....	李印 .....	64
3、忆张克良老师二三事 .....	曹连明 .....	65
4、从光明到育才的片断回忆 .....	李石生 .....	68
5、马成泰老师您在哪儿 .....	曹连明 .....	71
6、艰苦朴素的一课 .....	王英民 .....	74
7、忆光明小学时的几件事 .....	曹连清 .....	76
8、在战火中踏着艰难困苦前进 .....	任海朋 .....	82
9、他是育才教育出来的好学生 —— 悼念李杰山同学 .....	曲华 李印 .....	86
10、昨日之事 .....	周瑞琪 .....	89
乘丰云诗三首 .....		90
后记 .....		91

这里介绍的是原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处所办的干部子弟小学校，“光明小学”，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建立的。它的建立，培养的目标，教育的情趣、方法及所产生的效果，都要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考虑。

本文通过事实加以叙述各种事例，直到四八年七月在河北省井陘县孙庄与原陕甘宁边区“深小”，晋察冀边区“行知”学校，三校合并为止。本文通过该校在河北省阜平县槐树庄建立一年零四个月短历史叙述，为今天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让教育家们去研究光明小学如何以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与社会变革相合拍，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尽管当时没有这样的口号。

其事已过去三十五个年头了，他们之中最小的学生该是42岁了。这些学生分配在全国各个工作岗位上。教职员工除张廷秋一个人以外都已不在育才。解放区的教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该校的创立、发展是整个事业的发展、壮大，胜利的佐证。这里的教师鲜少高等学历，他们的口舌实不善高调。然而他们的作风颇具魔力，行动本身却会说话，时时处处把教育原则道了出来，且影响着学生一生的做规范。

它的教育不同于历代教育史上的教育，也不雷同于新中国的教育条件和方法，它体现党的早期革命教导和学校教育行动的吻合。它的教育原则、方法，对现今、对未来有什么可以做为借鉴的，是需要历史加以印证的，是需要读者目测自足的，这里无须笔者妄加评说。

— 编者 —

最后，我们缅怀革命老根据地给了我们以巨大支持的阜平县委和槐树庄的乡亲——这个养育了我们的美好地方表示感谢和终生的怀念。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日

## 序 言

康秀悦

我一口气读完了晋察边区光明小学校史初稿，把我带回5年的光明小学筹建活动和师生的在校生活中去。虽然很多具体情节已记不起来了，但有一点记的是很清楚的——无论是在筹建的过程中，还是开展教学活动中，当然各种条件虽然很差，但从来没有说一个“苦”字，不仅教职工如此，就连七八岁小学生也没有苦的。全校师生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更有克服困难的勇气，生活愉快，学校办得也很有朝气，是一个精神饱满、亲切、温暖、团结的小集体。

光明小学所以能很快地筹建起来，并能坚持开展培养下一代工作，回忆起来主要是依靠三条：一是依靠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二是依靠师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是依靠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前两条在校史中是必须反映的，而当地群众积极支持，依靠群众办学这一条必须充分反映。因为光明小学办在槐树庄，更确切地说是在槐树庄群众之中。学校没有校园，没有操场，没有校舍，没有课堂，当地群众借助解决的有的学生就是和老乡住在一间屋子里（例如四男生宿舍，就设在赵玉山家南屋内，和这位赵老太爷同住，并常冬天为同学们烧炕），每一条炕上。光明小学是办在槐树庄老

家里，当地群众和学校教职工一样把保护和培养这些革命后代看成是党的委托，当成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仅是帮助学校解决住房，就连学生的具体生活也给以关心和照顾。不仅帮助学校开展教学活动创造条件，而且学校开展的课外文艺活动也离不开群众的帮助。我记得要演出“合作社好”的小节目时，学校没有化老头用的衣服，就是上台前和当地一位老大爷换穿的。老乡乐哈哈地穿上我的衣服，我高兴地穿上他的衣服，真是亲如一家。可以这样说，有了当地群众的支援和帮助，光明小学才能办得起来，坚持下去。

光明小学和“行知学校”、“沐小”都是北京育才学校的前身，三校合并成为育才学校。现在回顾光明小学的校史，正定为进一步为育才校史提供部分材料。这是育才校史编委会的要求和希望，也是我们这些曾在光明小学工作过，学习过的同志的义务。曹连明同志已经花了很大工夫写出了这个初稿，希望看到这个初稿的同志都来回顾这一段生活。如艰苦奋斗创建光小，密切群众关系，依靠群众办学，教育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保护儿童，带好娃娃就是革命工作，以及尊师爱生的良好师生关系等等。我认为通过这段生活的回忆，也是一次增强党的观念的学习，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再教育，对个人的思想进步也是有益处的。当然，通过大家回顾更好地充实这个初稿，也为编写育才校史提供充分材料，写出完整的史实，还能总结出革命战争年代好的办学思想，优良的作风和革命精神，使北

京育才学校通过编写总结校史，为发展教育事业，为“四化”培养  
材做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



## 建 校 回 忆

桑 丰 云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抢夺我八年浴血抗战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发动百万大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刚刚获得解放的张家口市，不得不于一九四六年实行战略撤退，这样，在张市各个小学上学的许多革命干部子女便随着失去学习的良好机会。

上级决定学校提前转移，由市教育局为几位同志率领五十多位愿跟共产党走的男女教师（包括数位男女老区同志）和六十多名革命干部子女学生共百余人，提前于六月出发。徒步行军二十多天。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最后到达老根据地河北省阜平县采村。这时，除几位老区的同志和学生们各归原单位，或回家乡外，所剩四十多位新参加革命的张市各校主任教师，又转移到河北建平县“晋察北边区中央党校地干班”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

一九四七年春，边区政府十分关怀失了学的革命后代，选定阜平县槐树庄为校址。由原张市十小校长陈君平同志担任校长，从晋察北边区中央党校调出原张市二小教导主任桑丰云和原张市十小教师康秀悦、张新民等同志担任教师（不几天，原张市七校教导主任李寿春同志也调去。借用老乡们的房子做校舍，校长、教师和几位老乡一起和泥、挑水垒墙、抹顶、制做教具展开了紧张的建校工作。当时建校也

边接收学生，并料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白天辛勤劳动，晚上总结一天的工作，按排次日的计划，非常热烈紧张。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座因陋就简、朴实实用的校舍建成了。彭殿卿、刘峰、张凤杰、李林、张克良等教师亦相继到齐了，到四月初，在区政府教育处长刘凯风同志的亲临指导下“晋察边区光明子弟小学”正式开学了。

建立光明小学，原是做长期打算的，可是正义战争的胜利，总是出乎意料地快速。四八年秋，整个华北大部分解放了，于是华北局决定把延安“保小”、晋鲁豫边区“行知”学校和晋察边区光明小学集中到河北省井泾县孙庄合并为“华北育才小学”。继而，因人数增加，范围扩大，又迁到河北省行唐县赵趣村，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至七月初，先后几批迁入北京，这就是光明小学简单始末来历。

回忆光明短短一年多的情景，令人不能忘怀。应当继续发扬的就是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中客观地、自然地、执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艰苦奋斗，精心培育革命后代的可贵精神。在这种精神下造就了革命接班的基础人才，也锻炼了我们新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的革命意志。再就是全校师生采同甘共苦，形同一家，谁也不叫苦，谁也不退缩，而是心情愉快，信心十足地共同坚持战斗。例如：七八岁的小同学看见一颗麦穗，不是踢一脚，而是“咱们送给农民伯伯去”，老乡们遇到学校有活时，争着要去帮忙。国民党飞机经常骚扰解放区，师生们就到山沟里坚持上课，飞机来了就隐蔽，飞机走了再学习，真

是兰天当教室，膝盖做桌椅，树枝为笔，地为纸。小同学们不是哭叫而是指着飞机痛骂“蒋该死”。日寇的“三光政策”破坏得该村家家缺院墙，户户少门窗。山沟里经常闹狼，因而同学们除上课外，常集体活动。大哥哥带着小弟弟，大姐姐领着小妹妹，一块儿做作业，一块儿做游戏，夜里睡在一块，甚至在一个被窝里。教师们一块备课，教学批改作业，一块儿照料学生的生活起居，日夜操劳，担子实在不轻。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的自治力，曾发动过“做小先生运动”，高年级学生主动帮助低年级洗衣服，照顾他们生活。师生们都是供给制，教职工都是每月六斤小米的零用钱，每日三勺小米饭。学生的伙食标准稍高点，但也只能每周多吃一顿白面。有一次同学们见老师没有馒头吃，便拿馒头分给老师，老师不肯吃，学生就哭起来，后来有几个同学还到边区政府去，要求给老师同样标准口粮。每逢星期六的情景更为感人，有家有父母的孩子都有人接走了，几个烈属遗孤，大点的孩子尚能坚持不落泪，而个别小娃娃竟哭着“我也要回家”，“我也要找妈妈”，教师和孩子一同掉泪，并耐心地哄劝，同他们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

如今，当年七八岁，十一、二岁的小同学都是四十几岁或近五十岁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者，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不同的贡献，真是可敬可佩。愿他（她）们身体健康，不断前进。当年建校和培育革命后代的老师们实在令人尊敬，可能他们大多数退休或离休了，祝他

们（她们）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感慨之余，书下诗聊表心意：

膝当课桌棍当笔，	一日三餐食小米。
边学习来边生产，	增产节约为前线。
敌机频频头上转，	坚持教学无困难。
如今人才布全国，	“光明”当初是摇篮。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 创 建 介 绍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张家口笼罩着战争的乌云。解放军不以某一城池的得失为重，主动布置撤退。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张家口市原已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各级民主政府，进行着一系列民主改革。当战事迫近，也只有进行撤退。最后撤离的有政府家属队，早已到达了山西的灵丘县。嗣后广大的机关、团体，诸如文教、卫生、银行、铁路、商业都先后撤到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各县。如灵丘、涞源、阜平、行唐、灵寿等县。这些老解放区有着坚强的各级政府组织，群众基础好。由于历代官僚的盘剥，再加上抗日战争的巨大牺牲，使本来自然条件不好的山区人民蒙受更大的苦难。

抗日战争的战火锻炼了这里的人民。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取得了极大光荣。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生活已开始好转，能以粗茶淡饭度日，并逐步走向禁烟。现在——当战火又将燃起的时候，解放区的人民又以英雄的姿态，重新横下一条心，迎

接新的战争考验。

各党政机关的撤来，给当地人民带来了负担又带来了喜悦。他们又见到了当年的八路军战士。他们又再次无条件地支持他们。一句话，那就是住房、衣服、口粮全取之于民众。

阜平县的广安村，是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当时政府里有一位教育家陈君平，她极为关心教育工作。她看到机关里的父母们带着孩子工作，行动不便，主动要求领导批准她去办学。当时虽获悉军区将成立一个名叫“荣臻”的小学校。此时，成立一个边区干部子弟小学的要求更加迫切了。陈君平原在张家口市立十小任校长职，尤感责无旁贷。当时教育处长刘皓风同志批准了她的请求，允许她办一所干部子弟小学校。当时有一部分同志是不甚同意办学的，他们认为战争颇为紧张，工作繁重，哪有许多人力物力去办学校。但教育处部门考虑再困难也要办，尽管人力物力紧张也要办，是得而偿失的，还要选最得力的人员去办。所以，分配的干部以党员最多，从少数有文化的人中抽出最优秀的人员充任教师，身体素质好的人去做后勤工作。教育处长刘皓风同志甚至派自己的爱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杨裕礼同志去当保姆工作。在以后的时期里证明，后勤工作保障了学生的安全，没有学生死亡，是和他们的工作分不开的。例有一女学生任某，当她刚入学时，体弱多病，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不能过集体生活。是副教导主任高淑惠老师，精心照顾她，为她洗浴、打饭，同吃同住，才得以恢复健康的。以后又有许多一年级学生生了疥疮，学校又开展了灭虱子运动，由老师带队，炊事员一同去，一个名叫温塘的地方去疗养一个阶段（20天），使许多同学精神饱满地回校复课。这一切，使一些来校探望于女的

家长十分满意，使家长更能安心工作。家长中的许多人，有的调往东北、西北、南下，直到全国解放，才陆续接走自己的孩子。更有的是，由育才学校输送到北京101中学校，他们是在那里找到的。当家长见到孩子们时都快成大人了。

这里特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收留在校的革命遗孤。他们最需要照顾。学生张某是边区政府一位马夫的儿子，无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其父在革命队伍工作多年，一位忠心耿耿的勤劳的农民出身的人。其父工作很忙，常常赶着牲口走两闯北地做着运输工作，他哪有工夫管理孩子。革命队伍就是他们的家，革命就要管他的孩子，张某被送进光明小学。另一个是学生李某，是监狱工作人员的儿子。由于紧急撤出张家口，其父监押数十名犯人进入老解放区，日夜兼程徒步赶路。半路被一个挣脱绳索的德国间谍所杀。该生亦被收留在校。这说明革命队伍不会忘掉那些有功于人民的功臣的。培养革命接班人，保护革命的种子是必行的任务。教育工作是火热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不唯军事活动是全部工作内容。设想：“城工部”是几次转移白区工作人员家属来解放区。他们的家属当然要管起来，更何况尚有国外工作人员家属。由此，有些孩子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兄弟，并不是稀奇的事。有的孩子由幼儿园转入小学前就只认识阿姨，其父母仓促将孩子送入保育院，即奔赴火急的新工作岗位，有的竟忘了给孩子起名字，有的只有小名，无学名。若发生重名，文盲阿姨常以“大小某某”称之。入了小学校若不能查清学生底细，若干年后家长几费周折才会搞明白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陈君平，一个极有事业心，刚强、果断的人，虽然思维方法是主观了些，这是她的个性，然而她从不违心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

她认为对的，就努力做到底。这在以后的表现中，特别是在土地运动中受奖时，是能够说明她的性格的。

陈君平，一个41岁的妇女，担当校长重任定会很辛苦的。特别是她身体健康状况，并不很好，更何况在物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许多工作都靠她独前独后地去办。当时各机关驻地分散，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她得进行联系筹备。

陈君平具有坚强性格的人，并不考虑自身家庭困难，大女儿不在身边（在行唐县任职），大儿年幼，小儿在定县老家寄养，她的丈夫马振武同志患着严重肺病，不得不停止工作，她还要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

陈君平，一个具有反抗性格的人，自小就反对缠足，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她立志走向社会，自食其力。在老家定县本村当小学教员，以微薄薪水供养丈夫上完北大英语系。尔后丈夫将她接往北京，丈夫任职，反供侍着子上了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不久抗战爆发，双双参加革命。

陈校长丈夫马振武，解放后在外路口工作多年，英文极好。在光明小学养病时，每日早晨高声朗读英语，为同学们树立了一种读书风气。至今，槐树庄老师还说马很有学问。

一九四七年三月以陈校长为首一行六人并有：

桑丰云主任教员，张新民、康秀彬、马管理员、炊事员孟卿傅来到了阜平，县槐树庄村。这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四百多人口的中等村庄。它三面环山，有一条季节性的大沙河名叫流泉河，从村西流过。该村距阜平县城十余里，距广安村20余里。特别是这里的村民群众基础好，贫农多，是个理想的办学地方。这里老乡给了

我极以巨大支持。例如村干部谷均、谷文亮等人。首先是合并了原有的一个村办小学。村民们为全校腾出了足够六个年级使用的五十多间房子。后来学生多起来，有的班便和房东同住一间屋。例如：四年级男生便是这样。设立了伙房。请木工制作少部分床板。粉刷了部分教室。制做的黑板不是挂在墙上，而是靠在墙边的。因为农民的房子多为土坯造成，缺乏足够的坚固程度。黑板都很重，是用原木大锯锯开的。把黑板放在一种类似庙会高跷样子的小横板上，再靠墙。这些黑板架都是本村一个名叫谷典的工匠所制。椅子是没有的，只是用泥坯堆成两个墩子，架上一条原木开的大木板便成功了。若是五六个人一起坐在上面倒也舒服。只要有一个同学举手回答老师问题。大家便跟着倒了霉。因为这个同学一坐下，便把大家弹了起来，字都写不成。一个当年姓马的学生，最好回答问题，常遭到同伴的抗议。这样的教室没有门和窗。有的原来就是驴马圈房。这样的教室只能春、夏、秋用三季，冬天的时候只能在宿舍上课了。大家盘着腿，弯着腰，坐床听课，却很难受。

好的教室是有的。那便是原村办小学教室。（它面积比较大，估计有四十平米，后来成了开学典礼的大礼堂）。课桌是老式的，很坚固，它象京剧舞台上的那样，没有桌底，不能放书包，一张桌可两三人同时用。有长条凳子可坐，很牢稳。这样的好条件只能让给一、二年级学生。

总之，只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就算是学校了。一是吃的问题，二是住的问题；三是教员问题。在战争年代，只要有人把一群孩子看管起来，便是解决问题的百分之九十了。办学一年来，学校并不以此为满足。陈校长原是张家口市立十小校长，她一心要攀高峰，



向正规化努力。其用心是极可嘉的。然而，客观上是绝对做不到的。她跑前跑后呕心沥血地操了不少心。她多次往返槐树庄和边区政府驻地广安村，呼吁连系。诸等事宜，战争年代还办得事太多了。一切为了前线，她的办学，遇到的难题可太多了。

还要再次提到总务处的人员，在办校过程中付出的劳动是极大的。校长出谋划策；教师们看管学生二十四小时学生工作；阿姨们管理一、二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四小时，包括吃饭、睡觉、洗衣服。总务人员需料理全部衣、食、住、行。他们的工作既有纵的方面——学初工作；也有横的方面——与政府联系，与村、县政府联系。有时要去敌占区购置文具。每一次都要经过一些县份，路途是遥远的。比如要去正定、曲阳、定县、安国等县购物。过铁道，过封锁线，几经敌人盘问，东西才能运来。象粉笔、腊纸这样的东西，解放区就不能生产，他们有时是层层被护送和武装保护，冒很大危险。他们从不谈这些事，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完成任务。穆振声同志就是当年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

另有一位是逃荒要饭出身，人称小宝的总务人员（现名张玉亭）他当时还是个孩子，就承担了教育工作。他为了不误打钟上下课，常常把全校唯一的一只马蹄表随手拿着，甚至上厕所他都带着。这只表和一个打钟用的锤子，在他看来，这只对着太阳校时的表多么贵重啊！他，以革命队伍为家，在这个以教学为中心的集体中，他不仅是参与管理学生工作，同时参加业余文化学习，这个孤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不是感到孤独了。

马房由胡平山一人管理。他和学生接触很少，但大家都知道老胡身体强壮如牛，操一口张家口口音，一副又红又黑的脸，说明他